

佳人相见一千年

鲁
羊
著



佳人相见一千年

作家出版社



佳人相见一千年

鲁 羊 著

佳人相见一千年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佳人相见一千年/鲁羊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5. 9

(新状态小说文库)

ISBN 7-5063-0984-X

I. 佳… I. 鲁… III. 短篇小说—中国—当代IV.

I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19346 号

佳人相见一千年

作者: 鲁 羊

责任编辑: 白 冰

装帧设计: 王 华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电话: 5005588 转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印刷: 煤炭工业出版社印刷厂

经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290 千

印张: 13

插页: 2

版次: 1995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0984-X/I·975

定价: 17.2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游走的一代

——序“新状态小说文库”

王 干

江山代有新人出。

文坛亦如此。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坛曾经是英才辈出的年代，九十年代的文坛似乎比较沉寂，其实这是一种错觉。九十年代的文学在沉寂中走向成熟，九十年代的文学新人正以新的姿态告别八十年代，迎接二十一世纪的到来。这种新状态的出现与“游走的一代”密切相关。

所谓“游走的一代”，是借鉴美国“垮掉的一代”的说法。但“游走的一代”不是中国的“垮掉的一代”，把韩东、朱文、鲁羊、张炯、张梅等人称为“游走的一代”，主要还是为了与八十年代那批作家相区别。八十年代的作家主要由这样两大群落组成，一是“反思的一代”，是后来被人们称为中年作家的那么一批人，由于特殊的人生经历（这代人的中坚大多是平反的右派）和特殊的文学准备，他们以反思为己任，他们反思政治，反

思历史，反思人性，反思文化，一些作家对文学自身也提出反思，像王蒙的一些实验性很强的小说便是这种反思的结果。另一类作家则可称为“寻找的一代”，这些作家大多做过知青和红卫兵，由于他们的理想和信念在“文革”中受到捉弄，强烈的失落感使他们必须通过“寻找”来取得平衡，因而他们寻找理想，寻找价值，寻找青春，寻找形式，像张承志对“红卫兵”生涯的追忆、对哲合忍耶的肯定，韩少功对“寻根文学”的倡导与实践，以及一些被称为先锋派作品对小说形式的痴迷，都希望新的价值体系中确立自己的位置。八十年代末，文学的反思和文学的寻找都随着经济浪潮的兴起和意识形态的淡化陷入困顿或被迫自我消解，这种现象有人称之为“新时期”的终结。

“游走的一代”并不是以叛逆者的身份出现在文坛，虽然他们当中有不少人辞掉工作，是一些无拘无束的自由作家，可他们无意去侵犯别人的生活领地和精神领地，也不通过“打倒”或“宣言”的方式来宣判其他作家的死刑，他们乐意与所有的写作者和睦相处，这与八十年代先锋派所显示的破坏性和挑战性相比有了一个深刻的变化。“游走的一代”在创作上主要有这样几个特点：

▲以心灵的方位作为小说的方位，放逐某种具体不变的价值规范，包括带有终极关怀意义的人文主义理想。他们小说的个人性和精神性在自由流动中实现，因而他们的小说中经常出现游走者的形象，像韩东的《西安故事》、鲁羊的《一九九三年的后半夜》、朱文的《食指》都不约而同地描写了一群丧失家园的精神流浪汉的“流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都通过对价值的游走和放逐来完成小说的叙述，消解不只是对人为价值体系的一种意义行为，也是小说的叙述行为。在《三人行》中，三

位城市的漫游者并没有强烈的焦灼感和失落感，他们毫无目的地行走，并不是去寻找什么，而是企图在现实中能证明一下自己的存在，结果证明他们只能在游走中证明自己。《一九九三年的后半夜》则是知识分子从守望转向游走的一种过渡性文本，主人公想回到故乡家园去栖息自己的灵魂，可记忆中的家园只能存活在记忆中，无枝可栖的诗人们已无灵可守，他们只有在路上游走。《食指》的诗人之死与《一九九三年的后半夜》的家园之废一样都暗示着文化守灵人游走的必然。

▲纪实与自传的混合，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被人物的状态（以及作家的写作状态）的持续呈现取代。这也是“新状态”写作的一个重要策略。这在“游走的一代”的作品中表现得特别明显，他们的小说有些篇章可作纪实类的文字看，作家和人物的互文性关系异常突出，作家经历和人物命运的互相指涉成为小说阅读的隐形编码。这种自传方式和纪实笔法让叙述本身成为事件，成为小说连续向前推动的动力，如果有故事的设置和情节的安排也并不是为了一个寓言的空间所进行的建构，而是听从作家状态特别是叙述状态的自由支配。张炯的小说几乎全以校园为背景，这与他个人的生活环境和工作环境极为统一，他的那些关于青春、友谊、情爱故事的纪实般的写作，都是他精神漫游、人生漫游的产物。朱文的《食指》里除了主人公吴新宇是虚构的以外，其他的人物像韩东、丁当、刘立杆、于坚、吕德安等都是真实生活里的诗人，至于那本《他们》也是一本确实存在的文学刊物。张梅的《纪录》则模拟了新闻实录的手法，叙述了一次对自梳女这种特异文化现象的“追踪”，把生活的状态和精神的状态复合在一起进行书写。

▲放弃象征化的寓言模式，以个体的精神四度取代主题的

高度和理念的深度。这是新状态对“后现代”文学模式最有力的突破。“后现代”主张铲除深度象征模式，从而以平面化的语言游戏消解之，但由于忽略了人的存在、精神的存在，并不能彻底解决人的危机、精神的危机，在游戏的狂欢之后弄不好反而会加剧这种危机。新状态的游走者则从游戏转向游离，他们要在游走的过程中表现个体的精神凹度。这种精神的凹度与我们经常使用的精神深度有明显的区别，深度来自于挖掘，这种挖掘是非自然的“采伐”，因而必然会损害状态的完整和心灵的真实，而凹度则是自然形成的，未经理念的加工和磨洗。凹度是游走者在游走过程中与种种价值碰撞相遇形成的精神印痕，它是个体生命在当代生活转型时期的独特标志。它不是简单的“解构”和“拯救”，而是人的自由状态在面临商业、政治、历史、文化多重压抑之下的一种抗争和解放。有人把这种自由状态统统归之为“欲望”，是对游走者小说的平面化处理，事实上在游走者的小说中虽然感性的触角敏锐异常，欲望的表现并不遮掩，但最终这些感性的欲望也消解在精神的凹度之谷。

▲放弃“代言人”的社会角色，回归知识分子自身的叙事状态。长期以来作家总是以“代言人”的身份为各种各样的集团和观念呼吁、呐喊、演绎、阐释，很少去关注自身的生存状态，因而在当代文学的广阔背景之中，知识分子叙事人的形象闪闪忽忽暧昧不清。九十年代的社会文化转型，知识分子从话语中心走向边缘，作家肩负的一些社会使命被大众传媒卸走，重新确定自己的叙事方位，便成为新状态文学的写作前提。“后现代”的代表人物之一利奥塔德曾说过：知识分子死了。新状态文学就是要寻找知识分子在文学中再生的可能，这种再生不是去重温旧日的光荣与梦想，也不是怨天尤人地声讨大众传媒市

场经济，而是以新的叙事姿态出现，区别于“代言人”的身份。游走者的小说在知识分子叙事意识上要比“反思”和“寻找”的两代人都要强烈，由于他们的小说常常以诗人、作家这样一些知识分子的形象作为小说的叙述主体，叙事者和作者的界限消失了，叙述状态可能就是生存状态，人物的状态亦或就是作家的状态。这种小说可能会被人误解为是“小众文学”，但不是过去曾经有过的精英文学，它在逃避大众的同时更加警惕精英文学。相对于原有的大众文学，知识分子叙事无疑是少数话语，可社会文化的转型，知识分子人数的迅速增加，特别是近几年来“白领”的崛起，知识分子已不是“小众”，而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群落。固然，游走者小说的非主流形态，决定了他们不可改变的边缘地位，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的文学价值，更不会影响读者对他们的热情。

我们注视着他们的命运。

一九九五年十月

目 录

仲家传说·····	1
楚八六生涯·····	12
形 状·····	23
弦 歌·····	40
洞 酌·····	87
岩中花树·····	131
佳人相见一千年·····	174
身体里的巧克力·····	217
一九九三年的后半夜·····	233
此曲不知所从何来·····	306
九楼对菱花·····	325
白 砒·····	343
立秋以前的一个早上·····	359
液态屋檐·····	366
青花小匙·····	387

附 录:

枪毙小说——鲁羊存在的可能性·····	王 干 397
---------------------	---------

仲家传说

1

他七十四岁，须发皆白。他在宽大笨重的红木书桌后面端坐不动已经整整半天。他面前的暗色锦盒里装着仲家世代相传的家谱。西房里不断传来老妻垂死般的咳嗽，使他的悲凉心境偶尔有些烦乱。仲家的兴盛不是一天二天得来的，也不是一天两天失去的。传至父亲怀樽公的手上，就只有中等规模的一爿杂物店了。七十年前父亲开始教他认字，指点高悬在正厅的那块“进士”木匾，把祖上诸辈的无限荣耀通过极简单的语句转交到他的耳朵里。七十年后他在垂暮之年面对的却不是父亲，而是单身一人到本地定居的那位先祖。他分明看见先祖遥远而孤独的面孔上流露出难以言喻的悲悯。锦盒里的家谱像泥路一样展开，在另一种空间深处蜿蜒曲折。先祖们顺着泥路缓缓走动，一言不发。

2

本地原先没有姓仲的人家，也没有街镇，杨道士说。只有

一条不知何年何月开凿的河，向东卅七里流进黄海。河边上有座青砖黑瓦的关帝庙，是左近人们祈福攘祸的唯一去处。也有人说供养关帝是为了镇住西来的海潮，因为那时候海水离此地还不远。“檐头挂海藻，巷水涌户前”。曾经在仲家住过大半年的浙派穷诗人胡庆的这两句诗，到后来成为本地传说里古色古香的成分之一。

杨道士浑体干瘦，面色却红润，随手敲动木鱼。他合上那本祖传手抄的《玉皇经》，为我讲述仲家的往事。

都说是在明朝初年，来了那个姓仲的中年男人。他没有家眷，孤身一人挎着黑布包袱就来了。人们以为他过几天就会走，是个过客，没曾想他就在此地娶妻生子。还在关帝庙附近盖起了一座院落。大家认定他的黑布包袱里装的全是黄金，而他本人则是某贵族大户的不肖子孙，被赶出家门才无奈定居这穷乡僻壤的。其实众人的说法虽没确证，倒也能看出些端倪。譬如仲姓男人的温雅有礼，以及日后的出手豪阔，足见其出处非凡。

他的儿子把院落扩大了四倍，并沿着河岸开设店铺。先是开香铺，关帝庙的香火越盛，香铺的门面也就越大。目不识丁的乡人万众一心，认为关公手扶青龙刀的雄姿，是他们镇阻海潮西侵的保证。他们为泥胎的关公描金塑彩，把真实的银子送给在仲家的香铺里。接着开酒店。本地穷人多，赶海的过客多，过客和穷人愁肠满腹，除了烧香便是喝酒。于是酒店也兴旺。再开茶馆，搭戏台子，方圆数十里从此有个热热闹闹的地点。

这时候他已经老了，不再过问儿子的事业，却极尽心地担负起教育孙子的义务。他的孙子取名未贵，眉宇和双颊生得饱满，显然一副贵相。未贵垂髫时日日不离祖父膝下，承训受教，读书诵经，又现出天资聪颖的可爱来。每每有故事传出，说祖

父深夜睡醒，督令未贵复诵日间学习的经史，或有不能熟记，辄摇撼未贵双脚不止，使他难以睡得安稳。

未贵二十三岁那年祖父得病死了。祖父临终把儿孙召到床前，从枕下捧出那只黑布包袱。那时里面已没有黄金，只是几册线装家谱。祖父仙逝之后，未贵花一个晚上通读了家谱，大致理清了祖父以上的仲家脉络。他从此立下宏愿，要让仲家的这一分支在他手上得以振兴。随帝驾南渡的宋朝先祖们在河山破碎的年代里所开创的昌盛家业，就像生命力极强的花朵散布四野。未贵要全力浇灌祖父移栽本地的这一枝。

未贵三十岁生日那天，父亲把全部的家产都交割清爽。也就是说，未贵开始当家了。不过他的诸多聪明里没有治家经营的章节。他的聪明总的说来是书生气的小玩艺儿。这类聪明若是碰巧了会产生大的效用。未贵当家的第二年卖掉了生意颇不错的香铺，第三年又把酒店转给了在财路上刚刚起步的西邻李家。许多人以为这是败家的迹象。没曾想第四年里未贵上京赶考，得了个文进士。

未贵的聪明之中还有聪明。新进士披红挂绿，光耀门庭，趁热上书声称家有老父老母需得反哺奉养，做儿子的不可以远游宦途。一片至诚孝心感动天地，皇上御赐金银若干并准其归里养亲。未贵没有做官，却得了老大的声名。原先买了仲家店铺的人家没有不求着退还的，还倒贴了可观的贺礼。人们都说本地县衙派人送来的银子也足够置办又一个仲家的。未贵的宏愿如今真是圆满实现了。

杨道士说，命该如此的事情是推拒不了的呵。姓仲的定居本地，只经三代就兴旺如斯，实属罕见。

未贵是读过圣贤之书的人，所以立业的方式也就特别。他

在扩建了仲家院落之余，又定制数十万块青砖，都打上仲家印记。他用这些青砖沿着河岸铺出几里路的街道。后来热闹的市镇就以此为主干。人来人往，踩着仲家铺设的路。河对岸的住户每日十有六七要通过渡船前来赶集，仲记店号几乎取代了关帝圣庙的崇高地位。

未贵的青砖到底只能往东铺，因为西邻李家的财富已经比仲家毫不逊色。李姓的人经营盐场和海货，几年来突飞猛进，颇成气候。西街是李家用几十万块红砖铺就的，与东街的青砖路竟然一般长短，半步不差。

幸好未贵并非争胜好强的人物，他每日清晨梳洗整齐就在青砖路上踱步优游，心下平静得很。所以未贵的一生就过得很安宁，也很体面。据家谱略载，当年出入仲家的文人雅士成群结队，其中青史留名的角色不在少数。未贵身为进士，自然要以文去会友，家谱里他的名下就传留近百首咏怀赠答的诗，只不过后人能够记起的都很平常。

未贵的儿子就与乃父大异其趣了。未贵的儿子取名叫一鸣。杨道士点评说：“名字不像未贵那样涵敛有致，嫌过了些。”

果然一鸣的眼光里有跃跃欲试的冲动。他虽说读书半生，也没能谋获大小一份功名。但在治家经营的领域强似乃父甚多。他也学未贵的样子每日清晨更早地在青砖路上走个来回，心里却惦着西街的红砖路竟然与我仲家较量短长。一鸣三十岁继承了日益繁荣的家产，三十二岁就做下一番有名的功德。他在那条通海的河面上架起一座白石栏杆的三孔桥，还用魏碑笔法大书三个字，叫做“仲家桥”。即此一举，就为仲家门庭又添了光芒。

造桥之后的日子里，一鸣越发地抖擞精神，要把仲家的方方面面都壮大起来。他亲手签发的仲家银票不仅在本县流通，甚

至在扬州或者杭州也可以当真实的银子去购物。杨道士说那种银票他是见过，木版刻印的，上有一鸣署字，有点像乡下人烧给鬼们的冥钞。

成就卓著的一鸣喜欢骑白马，春天里纵马踏青，气度很不一般。只有一次他遇上了难以克服的麻烦。那个清明节的下午阳光雪白，一鸣带着三分酒意扬鞭催马，忽然在路口被人拦住。

“那里是西街李家的田地，拦他的是姓李的人。”杨道士的脸像戴了面具，很不真切。讲述太远的往事，可能需要这样的表情。

马上的一鸣忽遭拦阻，吃了一惊。当他定神看清是李家的群众，不免有些恼怒。他沉着嗓音责问拦马的缘故。有人立即清清楚楚地告诉他，这是李家的田地。这路固然人人可走，偏是仲家的蹄子不许踩踏。一鸣当然生了很大的气，却理智地不吃眼前穷亏。

第二天阳光依然雪白，一鸣骑着白马带领全体仆从又来到昨天的路口。面对第二次拦阻，他拿出适当的从容，甚至有点兴奋。一鸣微微一笑，侧身对仆从喝道：“来！”十几名壮汉掀开抬来的数只木柜，李家的人看见里面全是成锭的银子。杨道士的某位祖先正好赶到，目睹了仲家历史上这一重要的情况。可以说是转眼之间，仲家的银子就如砖块似地铺到李家的田里，形成一条神采奕奕的大路。在返青的麦苗中间，这条银子的大路不过数丈，却显得无限灿烂。家族的光荣在几百年前的绿色田野上铺展着，闪耀着。马上的一鸣凝视他亲手缔造的小小景观，似乎并没有感到更多的快活。围观的人看见他仰脸在雪白的阳光里阖上双眼，缓缓催动坐骑，走上银色的大路。围观的人只有少数听见了他离去时的那句话。他说，我的马蹄不沾李家的

土地也走得过去。

马上的一鸣在众人的注目下渐渐走远。他走得再远，也出不了一种界限。杨道士认为仲家日后的衰微与那天下午的阳光和风向都不是毫无关联的。

3

一鸣四十五岁的那个冬天特别冷，一场雪还没化净又落一场雪。其中有一场鹅毛大雪，连着落了7天。终于在黄昏时歇了下来。东街西街在积雪覆盖下都一致地显出银灰的暮色。仲家的院落开始亮起灯火，准备度过平静的冬夜。这时从东街那头有一乘青布小轿慢慢来到仲家的大门外停住。

轿内的人打发前面的轿夫叩开仲家大门，递进去一张名帖。轿内的人以为凭着名帖他可以在仲家借住一宿，免得天寒地冻的还要赶夜路吃无谓的辛苦。轿内的人却想错了，因为刚刚进去的轿夫又孤伶伶一个人退出了仲家的门槛。轿夫没有带来院内主人的邀请，只捏着一鸣草率清简的一张字条。

时至今日，能够晓着这桩典故的人不多。对于作为其中关键的那张字条的内容，在当时就已经众说不同，杨道士有一位祖先与一鸣恰巧活在同一时代，生卒年月甚至都很接近。这位杨家祖先一口咬定他洞知字条的秘密，于是他把字条上的两句十四个字列为遗产之一传给后人。一鸣的字条上写着：“雪后无阴好行路，轿夫鸭脚不畏寒。”

轿内的人看罢字条，好像平淡得很。他低低说了声：“我记住了仲家。走吧。”青布小轿离开仲家门前，往西街去了。雪后的黄昏里连一丝风都没有。

一鸣此时坐在升着炭火的书房里。他兴之所至地做一件事，

又随手忘掉。这张字条的事情，他实在应该记住些才好。可是他最近很爱好一个刚进门的年轻丫头。他把丫头唤作“倚竹”，倒像小姐的名字。这天黄昏和往常一样，他在垂挂暖帘的书房里用功。有倚竹红袖添香，一鸣忘掉的事就不止一件两件。

4

本地自古流传一句老话，说“杨二豁子死剃头”。根据这句老话，杨道士可以讲出仲家遭祸的始末来，而且他的讲述中必然出现鲥鱼、人头和天火。

镇外住着一个光棍，小时候就把父母双双气死，剩下他到处鬼混。十二岁与人打赌比食量，不喘气吃下六碗白米饭外加三张大饼，从此得个诨号叫“六碗”。白云悠悠，日月如梭，他也就含含糊糊长成条汉子。这样的人就像稗草，长势喜人却没多少用途。不过人来了鸿运也是让不过的，一鸣偏就中意他了无牵挂的一身好力气。每年塘柳挂青的日子，仲家总要赶在西街李家之前吃上新鲜的鲥鱼。能够一夜之间从几十里外的海边挑回百斤鲥鱼，这是非六碗莫属的重任。每年三五个来回，六碗可得仲家很可观的赏银，足够支撑光棍的生活了。六碗没有其他事业能做，所以他的春夏秋冬就必须仰仗仲家指缝里有意漏给他的恩惠。

一鸣五十八岁那年的时光有些黯淡。他爱好多年的倚竹丫头死在二月的阴雨天里。他几乎躲到书房里哭出个好歹，幸得贤惠稳重的夫人劝慰，才想开不少。对于外间那种可怕的流言，他也不是没有知觉。但他绝不能相信倚竹的死和正室夫人的嫉恨有什么因果。院子里最后一点残雪变成水渗进砖缝，他的心里生出一种说不出的藤萝。

六碗听说仲家刚死了丫头。他对老爷的悲欢却毫无体会。他依照常例过生活，还是头天夜里赶去海边，天不亮就挑着银晃晃两筐鲎鱼踏上了东街。本地的俗话说“要得苦，磨豆腐”。十来岁小伙计夜夜不睡做豆腐卖早市。小伙计眼看着六碗大哥挑着鲎鱼从坊前鲜亮地走过，想象别人就要入手的富裕，眼珠子都险些掉出来。六碗对自己自然更满意，根本看不见脚边的路缺了口子。到仲家门边时，他索性装出挥汗如雨的模样。他做梦都想不到仲老爷今年竟对吃鲎鱼有无名的怒火。

忧郁的一鸣立在条石台阶上，看见六碗不改当年的满脸喜色，心里顿时烦躁得想死。他喝令六碗带着鲎鱼快滚出去，从此别到这里再来现形。他恨恨地放出护院的两条蛮犬，把六碗吓得屁滚泪流。忧郁的一鸣眨眼之间播下了仲家遭祸的种子。

光棍六碗被撵到青砖铺成的街上，瞪着两筐上好的鲎鱼，陷入此生第一回难以自拔的惆怅。本地人都知道“卖鲎鱼的人，不走回头路”的规矩。鲎鱼最讲究的是时间上的赶先，你挑着鲎鱼只能往前走往前卖，回过头来就没人看得起你的货。六碗心想仲家断了我的生计，就是我的仇人。光棍的报复不仅手法奇特，而且来得迅速。怀恨在心的六碗无疑是颠覆仲家的尖兵。

西街尽头住着另一个光棍名叫杨二豁子，一生潦倒得像一则笑不出的笑话。前天晚上喝着凉水就忽然咽了气。他死活没一个亲人，尸体也是没人看顾的遗物。六碗毕竟有些兔死狐悲的感触，就买张苇席把他裹着扔到乱坟场的角落里。愤怒的六碗心想对不住了杨老弟，就提把快刀去割长着兔唇的那颗人头。

第二天春风很暖，赶早市的人们看见了这个世界最古怪的情景之一。一颗灰心丧气的人头悬挂在仲家院门的紫色铜环上，轻轻摇曳不止，看上去像沾满泥土的布包裹。